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

拿破仑

张敬言 编著



海南出版社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

主 编：本书编委会

责任编辑：刘文武 李秋云

出版发行：海南出版社

社 址：海口市滨海大道华信路 2 号

印 刷：河北省沙河第二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325.75

字 数：6784 千字

版 次：1997 年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10000 套

ISBN7—80617—735—3/K·38

定 价：（全套 90 本）358.00 元

《世界历史名人丛书》编委会

主 编：刘文武 蒋卫杰

副主编：马丹梅 袁 兵

编 委：邓先明 刘叶青

乔晓燕 叶文殊

黄少云 李秋云

丁 岚 刘 力

葛 兰 王忠斌

尚 巍 卢舜茜

目 录

第一章	初露锋芒	(1)
第二章	连战告捷	(21)
第三章	成为第一执政	(30)
第四章	皇袍加身	(60)
第五章	宝剑的光辉	(75)
第六章	宝剑入鞘	(89)
第七章	百日政权	(111)

第一章 初露锋芒

拿破仑·波拿巴于 1776 年 8 月 15 日生在科西嘉岛的阿雅克修。他是科西嘉贵族阶层代表、贵族夏尔·玛丽·德·波拿巴及其妻莱蒂齐亚·拉摩琳诺的次子。他们兄弟五人：约瑟夫、拿破仑、吕西安、路易和热罗姆，姐妹三人：埃利兹、卡罗利娜和波利娜。波拿巴童年的传闻很多，有热情颂扬他的，也有极其荒谬地责难他的。这对那些出人头地的人来说是常有的事，力图在婴儿身上找出重大罪恶或崇高美德的萌芽是荒唐的。对于那些编造者出于仰慕或痛恨之情而用种种美德装饰他或把各种罪孽堆于他一身的故事，他往往报以开怀大笑。1783 年至 1784 年的那一冬特别令人难忘，因为大雪纷飞封闭道路，铺盖山野，积雪深达六英尺至八英尺，拿破仑无法从事他一向最喜欢的那些户外娱乐。游戏时间他别无消遣，只能混在同学群中，同他们在一间宽大的厅堂内来回散步。为摆脱这种单调乏味的踱步，他想出一种新花样：在大院子的雪里扫出通道，建立角堡，挖摆壕沟，垒起胸墙，等等。这次模拟战斗持续了 15 天，直到大家用掺进了砂粒和卵石的雪弹使许多学生，围攻的和被围攻的，都受了重伤，游戏才停止。天生沉默，老是沉思科西嘉的被占领，再加少年

时期获得的关于他的故国和家世不幸的印象，使得他寻求独处。他日常的举止变得不讨人喜欢，但这只是一种表象，实际并不如此。他热切的求知欲在他上学之初就显得超群出众。他刚进军校时只会讲科西嘉方言，但这个环境已经引起了他强烈的兴趣。当时的副校长杜布衣，一位彬彬有礼的先生和优秀的语法学家，担任他的法文课。他这名学生充分报答了他的关切，在很短时间内还额外学完了拉丁文初级教程。但是他对拉丁文甚为嫌恶，以致15岁才上到四年级。在布里恩，波拿巴黝黑的肤色和锐利精细的目光以及对老师和同学谈话的风度，都显得与众不同。他说话几乎总是没有好气的样子，他肯定不善交际。

学生轮流应邀去同校长伯东神甫共同进膳。一天轮到波拿巴享受这项恩典，同桌有些教授知道他崇拜保利，故意在言谈中露出对保利的失敬。“保利，”波拿巴答道，“是个伟人，他爱国；我永远不能原谅我父亲，当过他的副官，竟会同意科西嘉并入法国。他应该与保利共命运，随同他倒下。”

一般说来，波拿巴不讨同学的喜欢，他们也不去奉承他。他几乎不同他们交往，极少参加他们的娱乐。他的故乡归属法国似乎使他心神不宁，他因此避开同学们的那些兴高采烈的活动。游戏钟点他躲进图书馆，如饥似渴地阅读历史书籍，特别好读波里比阿和普鲁塔克的著作。他翻阅阿利安的著作兴味盎然，但对昆杜斯·克提乌斯可不感兴趣。

这位科西嘉少年饱受同学们的嘲笑，脾气丝毫未改。他们老喜欢取笑他的名字拿破仑和他的故乡。他没有兴趣学习语文、典雅文学或美术。校中那帮学究看不出他会成为学者，往往认为他是个蠢材。大家常说他在布里恩受到谨严而完善

的教育。但这话失实，因为那时修道士还无力进行这种教育。

波拿巴固然没有什么理由说他的同学们好，可也不愿告发他们；每逢轮到他们玩忽职守的情况时，他宁可自己投入禁闭也不去揭发犯规者。

波拿巴一生中完成的伟大业绩已经够多，无须再去夸大那些假托的童年奇迹。大约 14 岁时，有一次他参加宴会，席间有人颂扬土伦纳，一位女士说他当然是位伟人，但如果他不曾焚烧巴勒丁纳宫，她会更喜欢他。“如果焚烧对于他胸怀的目标是必须的话，”拿破仑说，“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这的确是一句妙语，可惜只是虚构的故事。波拿巴 14 岁是 1783 年。他那时在布里恩，没有朋友，更不曾同女士们交际。

波拿巴进巴黎军校时是 15 岁。到巴黎军校后，他发现整个学校富丽奢华，当即向副校长伯东呈交陈诉书。他指出这种教育制度是有害的，完全没有打算去达到每个贤明政府必定期待的目标。他埋怨生活方式对于“清寒士绅”而言过于奢华而娇养，不利于他们日后回到质朴的家庭或者适应军营的艰苦。他们仆从成群，前呼后拥，正餐两道菜，还有马匹和马夫，这一切都应取消。他建议强迫他们做些个人生活琐事如刷衣服等，让他们吃为士兵制备的粗面包。他还说，戒酒和有节制地饮酒会使他们体格壮健，经受得住四时寒暑，不怕战斗疲劳，并能促使手下的士兵尊敬和服从他们。这是拿破仑年方 16 时讲的道理。时间证明他自己从未背离过上述原则。设立在枫丹白露的军校便是证明。

拿破仑生性好动，眼光敏锐，有意见总是侃侃面谈，公开发表。他在巴黎军校未能久留。他的上司气恼他性格的果断，提前了他的考试期限，等到炮兵团有一名少尉出缺就把

他替补上了。1792年6月20日，在罗亚尔宫附近圣奥诺莱街看到大批暴徒向市场方向逼近，波拿巴估计有5600人。这是一群无赖恶棍，携带五花八门的武器，一边迅速拥向杜伊勒里宫，一边用不堪入耳的话大声谩骂。这批暴徒似乎由郊区居民中最卑贱最放荡的人组成。他被激起的惊骇和愤慨之情难以形容。他说，这样的怯懦和忍让是不可原谅的；等到国王头戴一名暴徒刚给他戴上的小红帽出现在面向庭院的窗口时，他再也抑制不住愤怒了：“疯了！”他大声呼喊道，“他们怎能放进那个坏蛋？他们为什么不用大炮轰掉他四五百人？那样其余马上就会逃散了。”

他颇有见识地谈论这场弹压不住的暴乱的前因后果。他预见到并且敏锐地洞察了随后发生的一切。

科西嘉内战中拿破仑的父亲夏尔·波拿巴在保利军麾下服役。那次内战结束后保利一直侨居英国。法国革命一爆发，他就为科西嘉有希望重获自由而高兴。他来到巴黎，作为历经考验的自由之友受到称赞和接待，被任命为他故乡科西嘉岛的长官。有一个时期他的施政颇为贤明和得体。但当革命向前推进时，保利同其他大部分聪明人一样，满足于由几名首领任意裁决一切而不是按法律和符合理性的自由行事。公开宣称他嫌恶日益增长的雅各宾主义的政策以及这种政策引起的骚动和流血景象，因而被国民议会申斥为法兰西的敌人。由拉库姆、米歇耳和萨利切蒂指挥的一支远征军被派去剥夺他的官职。保利号召他的同胞拿起武器保卫他和他们自身。

1793年，波拿巴向团里告假回科西嘉探望母亲。同他熟悉的保利多方设法把他网罗到自己的事业中去。但是波拿巴深信科西嘉地方太小，难以保持独立，势必要归法国或者英

国统治，而归顺法国倒更符合地方的利益，所以他谢绝了保利的一切提议。他被临时任命指挥国民自卫军的一个营。他接受的第一次军事任务是攻占阿雅克修附近一个叫做托来·迪·卡比泰罗的小堡垒。他攻下了堡垒，但是随即就被围困在内。他和守军英勇抵抗了一阵，曾一度靠吃马肉活命，最后甘愿撤出小堡逃往海上。这时英国政府开始援助保利，亲法派的目的一时似乎无法实现。波拿巴一家被逐出科西嘉，母亲和姐妹们先逃难到尼斯，以后又去马赛，有一段时期他们备尝亡命和贫困之苦。拿破仑又回到团里，他已选定法国作为祖国。

如上所述，波拿巴的第一次军事行动发生在1793年夏季。法国国王已于那年1月21日被处死。其后不到一个月，国民公会向英国宣战。法国在地中海上的大港口和土伦的市民怀着伤感的情绪，把英国和西班牙舰队的士兵请上海岸来，参加他们的抵抗并且守卫他们的城市。因此联合舰队的两国司令占领了土伦，一支由英国、西班牙和那不勒斯部队组成准备死守在港口的部队大约有25艘战列舰，市内还有海军和陆军，因此土伦的叛离被革命政府视为头等灾难。

此事发生在有“恐怖时期”之称的那个期间，虽然政府什么也没有，但抵抗外来侵略的精力却表现得十分充沛。有两支军队迅即向土伦进发，经过多次战斗，攻取了市镇后面丘陵地带的各条通道，终于包围了该城，于是一场著名的围攻战开始了。

围攻先由不中用的纨绔子弟卡尔托指挥，他过去是画家。后来改由当过医师的儒夫多佩来指挥。波拿巴带了担任炮兵指挥委任状出现在司令部时，卡尔托还没有撤换。据说他的

受任是由萨利切蒂的私人关系，但是他在军校得到的成绩优良证书可能更有作用。拿破仑在敌人炮火下构筑炮台，因事起草公文，征求能够动笔的人。一个名叫朱诺的年轻军士跳了出来，靠在胸前记录下他口授的话。刚写完，一发炮弹落在他身旁。刹那间尘土弥漫，遮住了他和周围的一切。“好啊，”这位士兵笑着说，“这下子我们可以省下沙子了。”这种冷静的乐观很讨波拿巴的喜欢，他两眼注视这个人。朱诺日后成了法兰西元帅，即阿布朗公爵。

在土伦围攻战中拿破仑在博瑟找到了司令部，大家正忙着准备火烧上伦碇泊场的联军舰队。第二天这位炮兵司令就随同总司令一起去各处巡视炮台，使他吃惊的是，一座配备六门二十四磅炮的炮台设置在距奥利瓦尔谷山口 $1/4$ 里格处，离英舰还有三个射程，离海岸还有两个射程，谷特多尔的志愿兵和勃艮第团的士兵正在全力炮轰这一带所有的乡间农舍！他对此惊异不已。

炮兵司令宣称完全不必向土伦推进，只须占领他提出的阵地，即巴拉聂和厄吉利特的顶点。这个阵地是他一个月以前发现的，他已向总司令指出并保证，如能用三个营攻下来，四天之内准可拿下土伦。英军似已充分意识到其重要性，于是派出 4000 人登岸驻守。他们砍掉了控制整个阵地的克尔岬上的全部树木，征用了土伦的一切人力来保卫他们。于是，一个月前可以不遇任何抵抗轻易攻取的那个阵地，如今必须用重兵进攻。冒险强攻是不明智的，只有构筑炮台，架设二十四磅炮和白炮轰毁木构肩墙，破坏栅栏，再以密集炮弹猛击要塞内部，用强有力的炮火轰击 48 小时，然后派精兵冲击这座要塞。

法军按照他提出的计划建立了五六座针对小直布罗陀的炮台，为十五门臼炮修筑了台座。还建造了一座配备八门二十四磅炮和四门臼炮的炮台，用以对付马尔博斯克要塞。这项工程是秘密进行的。因为投入的人工完全被橄榄园遮蔽住了，敌人一点没有察觉。

12月18日下午四时，部队开出营地向塞纳进发：计划于午夜进袭以避免要塞和中间各据点的火力。法军炮兵占领要塞后，马上把炮口转向敌人。

拂晓，法军向巴拉吉耶和厄吉利特进发。

入夜，要塞被英军炸毁，一小时后部分法国舰只着火，九艘七十四门炮的舰只和四艘巡洋舰及海防舰葬身烈焰。

在此期间，厄吉利特和巴拉吉耶两炮台向碇泊处的舰只持续开火，重创英舰多艘，使大批载有士兵的运输舰沉没。各炮台火力彻夜不停，拂晓时见到英舰已经出海。上午九点，英舰被迫避入耶尔河。

攻克土伦的捷报轰动了普罗旺斯和整个法国。这样的胜利原是意想不到的，几乎是不抱任何希望的，因而格外激动人心。拿破仑因这次战役而闻名，晋升炮兵准将，奉命前去指挥意大利方面军的炮兵部队。

1794年7月13日，人民代表以及意大利方面通过决议：委派波拿巴将军前往热那亚，会同法兰西共和国代办就指令内开列的各事与热那亚政府谈判。除这项指令外，还密令他调查热那亚和萨沃纳以及邻近各邦所有要塞的状况，并尽可能了解法国大使提利在民事和政治两方面的行为；还要搜集可以显现热那亚政府对于反法联盟的意图的一切事实。

未满25岁的波拿巴已受到信任。

他前往热那亚，完成了指令中的各项使命。热月9日，称做恐怖分子的各代表为阿尔比特和萨利切蒂所取代。在当时存在的混乱状态下，他们不是不知道授给波拿巴将军的各项命令，但仍对这位青年炮兵将领的声名日噪怀抱妒意。这两名人民代表授意下令逮捕波拿巴将军，停止他的职务，把他送交公安委员会受审。这项决定是在波拿巴为执行人民代表的命令而奔波的路程上作出的。

被捕以后，他向阿尔比特和萨利切蒂递交了一份非常有力的意见书，结果是又受到一次特别审讯。1794年8月20日，两人发布公告，宣称并未发现他的行为有可疑之处，下令暂予开释。他被捕共15天。

当时的政府想派他去旺代郡任步兵准将。两个原因使这位青年将领辞谢了这项任命。他认为那里的行动场面不足以施展他的才能；他还认为，把他从骑兵调到步兵的打算是对他的侮辱。后一条经他正式提出作为拒不从命的理由。公安委员会鉴于他拒不接受任命，下令从现役将官名册上勾销他的名字。

这次意想不到的打击深深挫伤了波拿巴的情结。他又恢复私人生活，但很快发现，强加于他的这种闲散生活是他热忱的性情和青春的精力忍受不了的。他寄居在迈勒路上距胜利广场不远的一所房屋。他痛苦地决定耐心等待当局消除对他怀有的种种偏见。他期望在局势变化中权力落入对他抱有好感的那些人手中。他和萨利切蒂经常无话不谈，并且很愿意同他单独相处。有一次他迫于贫困，不得不卖掉他的马车，萨利切蒂交付他3000法郎作为车价。他那时变得心事重重，老是抑郁不快而且心绪烦躁，显然每天都迫不及待地等候萨

利切蒂上门，而后者因为牵连在1795年5月20日的叛乱运动中而被迫去了威尼斯。有时他也会有一些比较实际的念头。他羡慕他哥哥约瑟夫的红运，约瑟夫刚同一个富裕而有身份的马赛商人的女儿克勒里小姐结婚。他时常说：“约瑟夫那家伙真走运！”

时光流逝而一事无成。他的计划连遭失败，他的申请无人领会。这种不公使他心里难受，一心想有所作为的愿望苦苦折磨他。他再也不能在芸芸众生中混下去了。他决意离开法国，他此后从未抛弃过这个心爱念头，即东方是最牢靠的求荣途径，促使他决定前往君士坦丁堡去请求为土耳其大君效劳。

他起草了一道致奥伯和可尼的呈文，请求把他和另外几名不同兵种的军官在法国政府赞助下派往土耳其。几人合在一起具备完整的军事技艺知识，足以把大君的军队编练得适应当时的局势，因为土耳其政府极可能同法国结盟并因此遭到奥地利和俄罗斯军队的进攻。

这次呈请未得到批复，土耳其依然没得到援助，而波拿巴照样无所事事。

后来波拿巴终于被任命为驻荷兰的一个炮兵旅的旅长。但是由于危机逼迫，他又要被指派到较近的更加重要的战地上去效命。

动荡的局面延续到1795年10月5日风暴的爆发。这是巴黎各区进攻国民公会的一天。这一天对波拿巴的命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一点，尽管当时理解不透，却是日后震撼全欧的动乱局面的本源。当时抛洒的鲜血浇灌了他年轻的野心的幼芽。

13日清晨五时，人民代表巴拉斯被任命为国防军总司令，波拿巴将军为副司令。

巴拉斯将军命令率领后备部队在革命广场的蒙肖西组成一个纵队，随带两门十二磅炮，沿林荫大道前进，绕过樊多姆广场，在总部设置通往前哨的连接点，然后返回；布律纳将军带两门榴弹炮在圣尼开斯街和对奥诺莱街展开；卡尔将军率领本师两百名士兵和一门四磅炮开赴平等广场。接连有两匹坐骑被击毙的波拿巴将军也赶往广场。各纵队开始行动，夺取了叛众业已退出的圣罗歇教堂和共和国剧院。叛众退往拉罗街地势高的部分并构筑了街垒。夜间派出巡逻小队，并不时开几炮控制他们。拂晓，巴拉斯将军获悉，一批圣热内微学院的学生带了两门炮出发去参加叛众。他派出一队龙骑兵把炮夺来运到杜伊勒里宫。

波拿巴指责叛众挑动流血事件时是多么于心不忍。他力图证明他的敌人是那帮侵略者，但可以肯定，他对那天一直感到悔恨。他时常说，他宁愿减寿数年来撕掉个人经历上的这一页。他毫不怀疑巴黎市民对他十分恼怒。巴拉斯将军的一番话在当时他听了非常得意，现在却宁愿没有这回事，“多亏波拿巴将军得力及时的部署以及他配置部队的能力，我们才保全了杜伊勒里宫室”。

这次国内斗争的结果是把波拿巴推到了斗争前列，不久便被提拔指挥了一支屡战屡胜的军队。

波拿巴的婚礼于1796年3月9日举行。婚后他在巴黎只住了12天。这次与年青寡妇的结合，可说是情投意合的。波拿巴从来没有把烦恼的真正原因透露给妻室。除美貌外，波拿巴夫人还具备许多优秀品质。熟识她的人多数都有理由道

她好，但也确曾给少数人提供了抱怨的口实。仁慈在她是天生的本能，她对熟人和善可亲。但是她选择自己信任的人不够审慎，有时她赏赐与保护人很不得当。她过份爱好漫无节制的铺张浪费，而且已成为根深蒂固的习惯，时常引起她与丈夫产生不愉快的纠纷。每到付账的日子，她报的账总是不到账单上的半数，一旦真相大白，她只得听从人家公允的规劝。

1796年3月21日波拿巴离开巴黎，去马塞匆匆探望他母亲后，兼程赶到尼斯的司令部。他在26岁担任了意大利方面军的司令。得知只要打胜仗，荣誉可以独享，不免大喜过望，心情振奋。他在土伦、在柯耳·迪·坦特、甚至在巴黎各区的事件中，他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因为司令正职名义上是巴拉斯。这回他热情满怀，决心大显身手。有一名督政对任命他为司令有些犹豫，对他说：“你太年轻了。”拿破仑笑道：“一年之内我不变老便当战死。”这位督政对拿破仑年纪过轻还有些放心不下，在五月初提议任命阿尔卑斯方面军的司令克勒曼为意大利方面军副司令。波拿巴对此甚为不满，5月24日他写信给卡尔诺说：“在何处任职对我都一样，我的雄心壮志不过是为祖国效劳。使后世子孙认为我值得载入我国史册而已。如果你要克勒曼和我共同指挥意大利方面军，就会弄糟一切。他比我有经验，比我懂得如何指挥作战，可是把我们两人搁在一起却干不好。我不愿同一个自诩为欧洲头号将领的人共事。”

这次远征目标有三个：第一，迫使已经丧失萨伏依和尼斯，但仍在皮蒙特边界上保持一支强劲军队的撒丁国王背弃同奥地利的联盟；其次，大胆侵入伦巴第，迫使奥地利皇帝

在那个地区疲于奔命，以便削弱一直徘徊在莱茵河一带的各军。如果可能，还要鼓动奥皇的意大利籍臣民采取革命，摆脱枷锁，永远解放自己；第三个目标虽然比较遥远，却是同样重要的。督政府认为罗马教会的影响是法国保王主义事业的主要支柱，尽管这是秘密的。所以要迫使梵蒂冈变得无能为力，至少迫使屈服并默不作声，看来这是使法国国内保持平静必不可少的。拿破仑攻入意大利繁华区域的计划与古来所有入侵者都不同，他们毫无例外地都得从阿尔卑斯山脉翻过。他则认为，沿着山障和地中海之间的狭窄平坦的地带推进，在阿尔卑斯山脉尽头亦即亚平宁山脉开端的最低处强行通过，达到同样目的要容易得多。他刚着手向这个地区集中兵力，奥地利将领博利厄就采取各项措施以保卫热那亚和意大利的门户。他带领军队坐镇距热那亚不足十英里的沃尔特里镇，派阿根陶率领另一支奥军驻诺泰山，又命科利带领的撒西军进占切瓦——这样就构成联军全线的极右翼。

波拿巴要初显身手来教训那些妄自以战争不会有什么新花样的人。4月10日阿根陶兵临诺泰山，在蒙特列则诺袭击诺泰山和诺泰村前的法军堡垒。同时，塞沃尼将军和法军前锋在沃尔特里附近受到博利厄的攻击，被迫后撤。全靠在蒙特列则诺指挥作战的朗蓬上校坚毅勇武，使阿根陶从10日到11日一直陷于困境。波拿巴对监视住博利厄感到放心，决定把有实效的一击对准敌军阵线的中央。11日夜晩，各路队伍一齐向蒙特列则诺进发，塞沃尼和拉加尔普的队伍来自法军阵线的前卫，奥热罗和马塞纳的队伍来自法军阵线的后卫。12日拂晓阿根陶正准备再次进攻蒙特列则诺时，发现他要对付的已不仅是朗蓬的队伍了，法军队伍已开到他的背后、他

的侧翼，并集结在蒙特列则诺工事的后面：一句话，他已陷入重围。他被迫在山岭间撤退，丢弃了军旗和大炮，1000人战死，2000人被俘。联军阵线的科利将军甚至还意识不到战斗正在进行时，阵线中央已彻底溃败了——这就是诺泰山战役，拿破仑的首次战役。

首战告捷的第二天，他下令对奥军阵线发动总攻。奥热罗带领一师队伍在左翼进攻米列西莫；马塞纳率领中军朝向迭戈；指挥法军右翼的拉加尔普则按计划包抄博利厄的左翼。

波拿巴乘胜追击，分隔了奥军和撒丁军，再次击败这两支敌军，撒丁军可说是在悲惨的败退中遭到歼灭的。他们丧失了全部大炮和辎重以及最精锐的部队。

战胜的法军进占距都灵不足10英里的凯拉斯科，在该地提出允许撒丁国王保留少许君主权力等条款。

拿破仑在不到一个月就打开了意大利的大门。他击败了人数远远超出己方的敌军，使其伤亡和被俘达2.5万人，缴获80门炮和21面军旗，打得奥军一蹶不振，撒丁国王的军队全部覆没，从撒丁国王手中夺取了号称‘阿尔卑斯锁钥’的两大要塞科尼和托尔托那——实际上是夺取了他版图以内除都灵外的重要地点。那位不幸的君主受不了这样的奇耻大辱。他是路易十六两名兄弟的岳父，感到女婿的事业和他本人的尊严同样扫地荡尽，在签署凯拉斯科和约之后不数日即不胜抑郁地死去。

这次短暂战斗表现的绝顶天才是不容争辩的。这位年轻的司令上报督政府的呈文用语谦逊，更于盛誉之外增添了美德。

波拿巴于侵入伦巴第之前略事停留以整顿军队。他向打